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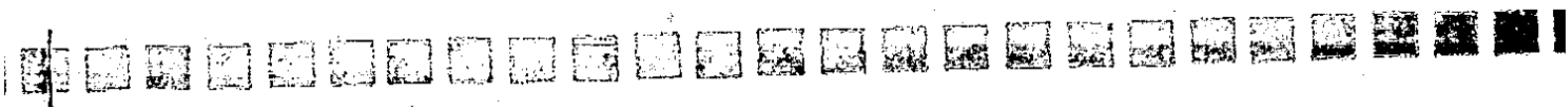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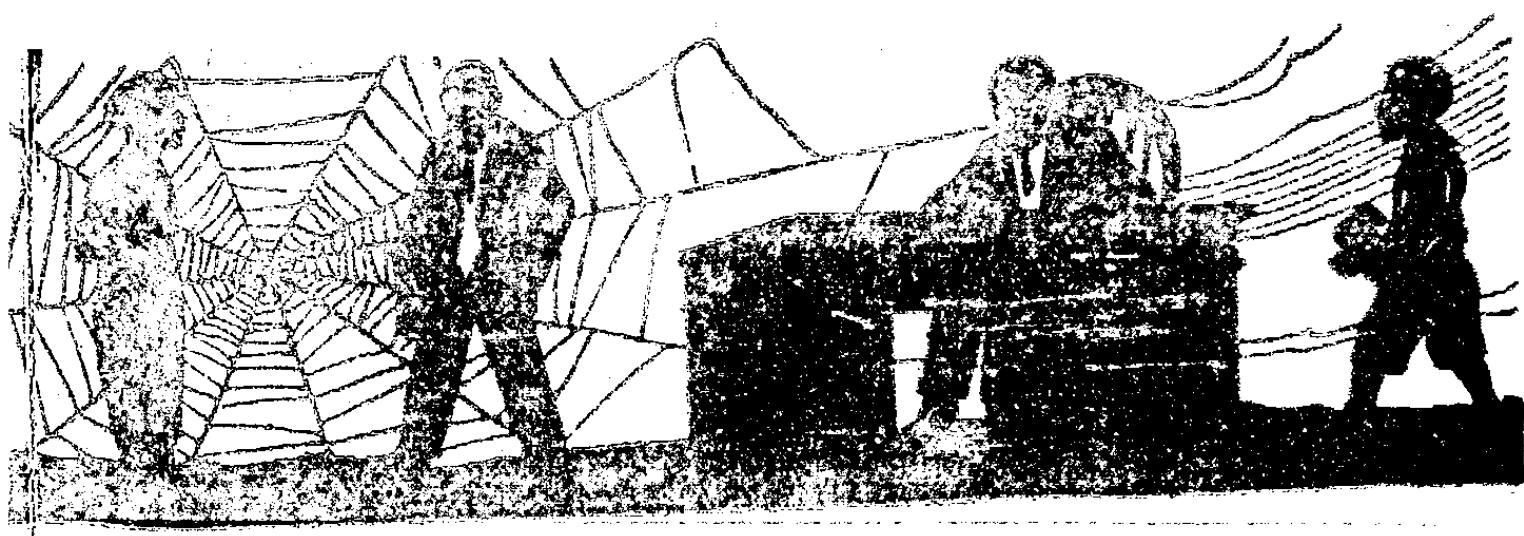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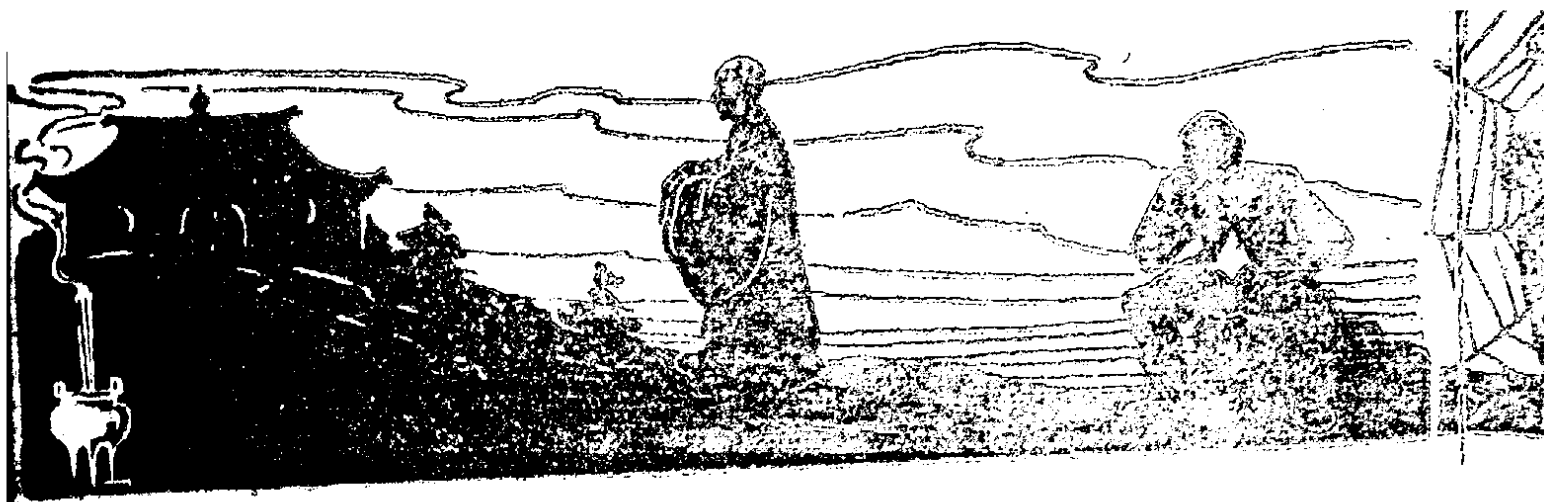
◎ 曼殊小說

時希聖編

上海廣益書局印行

1929





3 0614 6517 9





曼殊僧裝像

曼殊小叢書之三

曼殊小說 C

時希聖編

857.18
554
(462):3



目要C說小殊曼

碎簪記	非夢記
.....	
(1-64)	(1-40)

€5625

曼殊小說 C

碎簪記

時希聖編

碎簪記

余

至西湖

餐甫罷



之上，鐘聲悠悠，湖風物如恆，但覺我遊者，不同耳。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：獨遊者九次，共曇諦法師一次，共法忍禪師一次，共鄧繩侯，獨秀山民一次，今即同莊湜也。

此日天氣陰晦，欲雨不

雨，故無遊人；僅有二三采菱之舟，出沒池中。余忽見楊縷毵毵之下，碧水紅蓮之間，有扁舟徐徐而至。更視舟中，乃一淡裝女郎；心謂此女遊興不淺，何以獨無伴侶？移時，舟停於石步，此女風致，果如仙人也！至旅邸之門，以吾名字叩閽者，閽者肅之登樓。余正駭異，女已至吾前，盈盈爲禮，然後赧然言曰：『先生幸恕唐突。聞先生偕莊君同來，然歟？』

余漫應曰：『然。』

女曰：『妾爲莊舊君友，特來奉訪。敬問先

生，莊君今在否？」

余曰：『晨朝策馬自去，或至靈隱，天竺間，日暮歸來，亦未可定。君有何事？吾可代達也。』

爾時女若有所思，已而復啓余曰：『妾姓杜，名靈芳，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。敬乞傳語莊君，明日上午惠過一談。但有瀆清神，良用歉仄耳。』

余曰：『敬聞命矣。』

女復含赧謝余，打槳而去。

余此際神經，頗爲此女所擾。此何故哉？一者：吾友莊湜恭慎篤學，向未聞與女子交遊，此女

胡爲乎來？二者：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，何由知吾名姓？又知莊湜同來？三者：此女正當綺齡，而私約莊湜於逆旅，此何等事？若謂平康挾瑟者流，則其人儀態萬方，非也。若謂莊湜世交，何以獨來訪問，不畏多言耶？余靜坐沉思，久乃聳然曰：

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！

余立意既定；抵暮，莊湜歸，吾暫不提此事。

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：『六號室客共幾人？』

曰：『母女并婢三人。』

曰：『從何處來？』

曰：『上海。』

曰：『有幾日住？』

曰：『飯後乘快車去。』

余思此時即使莊湜趨約，亦不能及。又思此亦細事，吾不語莊湜，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。

又明日爲十八日，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，并觀三牛所牽舟，莊湜倦不果行。迄余還已燈火矣，余不見莊湜，問之閘者。閘者云其於六點鐘得一信，時具晚膳，獨坐不食，須臾外出，似有事也。

余卽往覓之。沿堤行至斷橋，方見莊湜，臨風獨盼。余曰：『露重風多，何爲不歸？』

莊湜不余答，但握余手，順步從余而返。至旅邸，余罷甚，卽就寢，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。

余至夜半忽醒，時明月侵簾，余披衣卽簾下窺之，湖光山色，一一在目，此景不可多得。余欲起莊湜同觀，正衣步至其榻，榻空如也。余卽出樓頭覓之；時萬籟俱寂，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。余自後憑其肩，藉月光看其面，有無數濕痕。

余問之曰：『子何思之深耶？』

莊湜仍不余答，但悄然以巾掩淚。余心至煩亂，不知所以慰之，惟有強之就榻安眠。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，余不知之，以余此夜亦似睡而弗睡也。

翌朝，余見莊湜面灰白，雙目微紅，食不下咽，其心似曰：『吾幽憂正未有艾。吾殆無機復吾常態，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。』

飯罷，余莊容語之曰：『子自昨日神色大變，或有隱恫在心，有觸而發；未嘗與吾一言，何也？試思吾與子交厚；昨夜觀子情況，使吾與子易地而

處，子情何以堪？」

此時余反覆與言，終不一答。余不欲擾其心緒，遂與放舟同遊，冀有以舒其憂鬱，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。余思莊湜天性至厚，此事不欲與我言者，必有難言之隱。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，甯非女郎手筆？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，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，而年鬢尙輕，恐一失足，萬事瓦解。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！今茲據此情景，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，有莫大關係。吾老於憂患矣，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，何哉？

余同莊湜既登孤山，見「碧晴國」人數輩，在放鶴亭游覽。

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：『Love is enough.

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?』

女歌畢，即聞空谷作回音，亦曰：『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?』

時一青年繼曰：『Oh! You kid!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.』

空谷作抗音如前。遊人均大笑，余見莊湜亦笑，然而強笑不歡，益增吾悲耳。

連日天晴湖靜，余出必強莊湜同行。余視莊湜愁潮稍退，漸歸平靜之境。然莊湜弱不勝衣，如在大病之後；余則如泛大海中，但望海不揚波，則吾友之心，庶可收拾。

一日，莊湜忽問余曰：『吾騎馬出遊之日，曾有老人覓我否？』

余卽曰：『彼日覓子者，非老人，乃一女郎。』

莊湜愕視余曰：『女子耶？彼曾有何語？』

余始將前事告之，並問曰：『彼女子，何人

也？」

莊湜思少間，答曰：『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。』

余曰：『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藝，故未言之。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，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？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。然耶？否耶？』

莊湜急曰：『否！乃叔父致我者。』

余又問曰：『然則書中所言，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彼女過訪，實出吾意料之外。君言

之，我始知之。」

余又問曰：『如彼日子未外出，亦願見彼女子否？』

莊湜曰：『不願見之。』

余又問曰：『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？彼老人，何人也？』

莊湜曰：『恐吾叔父來遊，不相值耳。』

亡何，秋老冬初，莊湜束裝歸去。余以腸病復發，淹留湖上，或觀書，或垂釣，或吸呂宋煙，用已吾疾；實則腸疾固難已也。

他日，更來一女子，問莊湜在否？

余曰：『早已歸去。』

余且答且細瞻之，則容光靡豔，丰韻娟逸，正盈盈十五之年也。女聞莊湜已歸，卽惘惘乘軒去。余沉吟歎曰：『前後訪莊湜者兩人，均麗絕人寰者也。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；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，憂形於色，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，無疑矣。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？』

又思：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。今日使莊湜在者，願見乎之？抑不願見之乎？吾今無從而窺莊

湜也。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，唯情耳。莊湜宵深掩淚時，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，特其情史，未之前聞。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。昔人有言：『一絲既定，萬死不更。』莊湜有焉。今探問莊湜者，竟有二美，則莊湜之不幸，可想而知。哀哉！恐吾良友，不復永年。故余更曰：

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！

半月，余亦歸滬。裝甫卸，卽訪莊湜。其孀云：『湜日來忽發熱症，現住法國醫院。』

余馳院視之。莊湜見余，執余手，不言亦不笑。余問之曰：『子病略愈否？』

莊湜但點首而已。余撫其額，熱度亦不高。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；故余亦無言，默坐室內，可半句鐘，見莊湜閉睫而臥。適醫者入，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。醫者謂其病症甚輕，惟神經受傷頗重，并屬余不必與談往事。醫者既行，余出表視之，已八句鐘又十分矣。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，起立欲歸。方啓扉，莊湜忽張目向余曰：『且勿遽行！正欲與君作長談也。』

余曰：『子宜靜臥，吾明晨再至。』

莊湜曰：『吾事須今夕告君。君請坐。吾得對君吐吾衷曲，較藥石爲有效驗。吾見君時，心緒已甯。更有一事：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，約於九何鐘來院。吾向醫者言明，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。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，於吾爲第一見，故吾求君陪我；或吾辭有不達意者，君須助我。君爲吾至親愛之友，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。顧此子向未謀面，今夕相逢，得君一證吾心迹，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；日異或能爲我求於叔父，於事滋佳。』

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，不似帶病之人，余心始釋。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，實生平所未經。蓋男女慕戀，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，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？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，我何忍却之。余復默坐。

少間，女郎已至，駐足室外。莊湜略起，肅之入，余鞠躬與之爲禮。莊湜肅然言曰：『吾心慕君，爲日非淺。今日始親芳範，幸何如也。』

此際女郎雙頰爲酡，羞赧不知所對。莊湜復曰：『在座者，即吾至友曼殊君，性至仁愛，幸勿

以禮防爲隔也。』

女始低聲應曰：『知之。』

莊湜曰：『吾無時不神馳左右。無如事多乖忤，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，實不得已。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？』

女復應曰：『知之。』

莊湜曰：『余遊西湖之日，接叔父書，謂聞人言，君受聘於林姓，親迎有日，然歟？』

女容色慘沮，而顫聲答曰：『非也。』

莊湜繼曰：『如此事果確者，君將何以……』

：？』

語未畢，女截斷言曰：『碧海青天，矢死不易吾初心也！』

莊湜心爲摧折，不復言者久之。

女忽問曰：『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，令叔已知之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或知之也。』

女曰：『妾湖上訪君未遇，令叔亦知之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。』

女曰：『令叔今去通州，何日歸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不知。』

女郎至此，欲問而止者再。已而囁嚅問曰：『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？與妾同鄉同塾，其人柔淑堪嘉也。』

莊湜曰：『吾居青島時，曾二次見之，均吾嬭紹介。』

女曰：『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，是彼告我者。彼今亦在武林，未與湖上相遇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且未聞之。』

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：『子行後，果有

女子來訪。』

女驚向余曰：『請問先生，得毋密髮虛髻，亭亭玉立者歟？』

余曰：『是矣。』

莊湜聞言，淚盈其睫。女郎蹶然就榻，執莊湜之手，泫然曰：『君知妾，妾亦知君。』言次，自拔玉簪授莊湜曰：『天不從人願者，碎之可爾！』

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。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，余乃勸女郎早歸，俾莊湜安歇。女郎默默與余握手，遂淒然而別。嗟乎，此吾友莊湜與靈

芳會晤之始，亦會卽晤之終也！

余旣別莊湜，靈芳二人而歸，輾轉思維，終不得二子真相。莊湜接其叔書，謂靈芳將結褵他姓，則心神驟變，吾親證之；是莊湜愛靈芳真也。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，雖寥寥數語，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，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，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，其手心熱度頗高，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真也。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，事或爲其叔中梗耳。莊湜云與蓮佩凡三遇，均其嬀氏引見，則蓮佩

必爲其叔嬪所當意之人。靈芳問我，「密髮虛髻，亭亭玉立」，此八字者，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，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。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，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？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芳否？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？旣而余愈思愈見無謂，須知此乃莊湜之情關玉扃，並非屬我之事也；又奚可以我之理想，漫測他人情態哉？余乃解衣而睡，遂入夢境。顧夢境之事，似與真境無有差別。但以我私心而論，夢境之味，實長於真境滋多，今茲請言吾夢：——

夢偕莊湜，靈芳，蓮佩三子，從錦帶橋泛棹裏湖，見四圍荷葉，已殘破不堪，猶自戰風不已。時或瀉其淚珠，一似哀訴造物；余憐而顧之，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：『吾非乞憐於爾，爾何不思之甚也？』

將至西冷橋下，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：『此數片小花，作金魚紅色者，亦楚楚可人。先吾親見之而開，今吾復親見之而謝，此何花也？』

蓮佩曰：『吾未識之，非蘋花耶？』

莊湜轉以問余，余曰：『此與蘋同種而異類，

俗名「鬼燈籠」，可爲藥料者也。」

言時，已過西冷橋，靈芳，蓮佩忽同聲歌曰：

『同攜女伴踏青去，不上道傍蘇小墳。』

俄而歌聲已杳，余獨臥胡床之上，窗外晨曦在樹，曉風新夢，令人惘然。

余飯後，復至醫院，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當贈莊湜。莊湜靜臥榻上，昨夕之事，余不欲重提隻字，乃絮論湖上之遊；明知此於莊湜爲不入耳之言，然余不得不如是也。余見昨夕女所遺簪，猶在枕畔，因謂莊湜曰：『此物子好自藏之。』

莊湜開眸微視，則搖其首。余爲出其巾裹之，置枕下。

已而莊湜向余曰：『吾嬸晨朝來言，吾叔將歸，與吾同居別業。』

余曰：『令叔年幾何？』

莊湜曰：『六十一。』繼曰：『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，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；然吾心愛靈芳，正如愛吾叔也。』

余順問曰：『靈芳之兄何人也？』

莊湜曰：『吾同學，而肝胆照人者也。』

余曰：『彼今何在？』

曰：『瑞士。』

余曰：『有書至否？』

曰：『有，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。』

余曰：『云何？』

曰：『勸我邀求阿嬭，早訂婚約。但吾嬭之意，則在蓮佩。』

余曰：『蓮佩何如人耶？』

曰：『彼爲吾嬭外甥，幼工刺繡，兼通經史，吾嬭至愛之。』

余卽接曰：『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？』

莊湜微歎而答曰：『吾亦愛之如吾嬪也。』

余曰：『然則二美并愛之矣。』

莊湜復歎曰：『君思「弱水三千」之義，當識吾心。』

余曰：『今問子，心所先屬者阿誰？』

曰：『靈芳。』

余曰：『子先觀面者爲蓮佩，而先屬意者乃靈芳，其故可得聞歟？』

曰：『前者吾遊京師，正袁氏欲帝之日。某要

人者，吾故人也，一日，招我於其私宅。酒闌，出文書一紙，囑余譯以法文。余受而讀之，乃通告列國文件，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，以證天下歸心袁氏。余以此類文句，譯成國外之語，均虛妄怪誕，諂諛便辟之辭，非余之所能勝任也，於是敬謝不敏。某要人曰，「子不譯之，可；今但懇子聯名於此，願耶？」余曰「余非外交官，又非元老，何貴署區區不肖之名？」遂與某要人別。三日，有巡警提余至一處，余始知被羈押。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，聞吾爲奸人所陷，鼎力爲余解免，事後棄職，

周遊大地，今羈瑞士。靈運弱冠失父，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，兄妹俱有令名者也。當余新歸海上，偕靈運卜居湧泉路，肥馬輕裘與共。靈運將行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，爲他日相逢之券。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，拊余肩而問曰，「亦有意乎？」余感激幾於泣下。其時吾心許之，而未作答詞焉。吾思三日，乃將靈運之言聞于叔孀，叔孀都不贊一詞，吾亦置之不問。一日，靈運別余，蕭然自去。靈運情義，余無時不深念之；顧雖未見其妹之面，而吾寸心注定，萬劫不能移也。」

余曰：『子既愛之，而不願見之，是又何故？』

莊湜曰：『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。』

余曰：『佳哉，爲人子姪，固當如是。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，亦以子天真誠篤，一經女子眼光所攝，萬無獲免。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，非猜薄靈芳明矣。吾今復有一言進子，以常理度之，令叔嬭必爲子安排妥當；子雖初心不轉，而蓮佩必終屬子。子若能急反其所爲，收其嚮靈芳之心，移向蓮佩，則此情場，易作歸宿；而靈

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。不然者，異日或有無窮悲慨。子雖入山，悔將何及？」

余言至此，莊湜面色頓白，身顫如冒寒。余頗悔失言，然而爲莊湜計，舍此再無他言可進。余待莊湜神息少靖，乃去。

數日，其叔婦果挈莊湜居於江灣之別業。余往訪之，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，垂簾椅之上，且觀且搖其膝。

莊湜引余至其前曰：『阿叔，此吾友曼殊君，

同吾遊武林者也。』

其叔聞言，乃徐徐脫其玳瑁匡大眼鏡，起立向余略點其首，問曰：『自上海來乎？』

余曰：『然。』

又曰：『吾聞汝足跡半天下，甚善，甚善。今日天色至佳，汝在此可隨意遊覽。』

余曰：『敬謝先生。』

時侍婢將茶食呈于簾几之上。莊漫引余坐定，其叔勸進良殷，以手取山楂糕，糖蓮子分余，又分莊湜。余密覘其爪甲頗長，且有黑物，藏於爪內；

余心謂墨也，彼必善爪書。

茶既畢，莊湜導余觀西苑。

余且行且語莊湜曰：『令叔和藹可親。子試自明心迹，於事或有濟也。』

莊湜曰：『吾叔恩重，所命靡不承順。獨此一事，難免有逆其情意。一日；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。迹吾叔心情，亦必知之而憐我。特以此蜀自由舉動，吾叔故謂蠻夷之風，不可學也。』

爾時隆隆有車聲。莊湜與余卽至苑門。車門既啓，一女子提其纖鞵下地，余靜立瞻之，乃臨存湖

上之第二女郎也。女一視余，卽轉目而視莊湜，含嬌含笑，將欲有言。余知莊湜中心已戰慄，但此時外貌矯爲鎮定。

女果有言曰：『聞玉體有客，今已平善耶？』

莊湜曰：『謝君見問，癒矣。』

女曰：『吾前歸自青島，卽往武林探君，不料君已返滬。』言至此，迴其清盼而問曰：『曼殊先生歸幾日矣？』

余曰：『歸已六日。』

女少思，已而復問莊湜曰：『湖上遇靈芳姊

耶？」

莊湜曰：『彼時適外出，故未遇之。』

女急續曰：『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？』

此語似夙備者。

斯時莊湜實難致答，乃不發一言。女凝視莊湜，而目中之意，似曰：『枕畔贈簪之時，吾一一知之矣！』

少選，侍婢請女入。余同莊湜往草場中，徘徊流盼，忽而莊湜顏色慘白，凝立不動；余再三問之，始曰：『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，及阿嬌深

恩；而吾今茲愛情所嚮，乃乖忤如是，中心如何可安？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，吾心房碎矣！」

余見莊湜憂深而言婉，因慰之曰：『子勿戚戚弗甯。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令叔，或有轉機，亦未可料？』

實則余作此語，毫無把握。然而溺於愛者，乃同小兒，其視吾此語，亦如小兒聞人話餅；莊湜又焉知余之所惴惴者耶？

余辭莊湜歸，中途見一馬車，警然而過；車中人卽蓮佩也，其眼角頗紅。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

種，亦橫而不流者矣。方今時移俗易，長婦姘女，皆競侈邪，心醉自由之風。其實假自由之名，而行越貨，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，而謀利祿。自由之女，愛國之士，曾遊女市僧之不若，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？蓋余此次來滬，所見所聞，無一賞心之事。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。余平心而論，彼負抑塞磊落之才，生於今日，言不救世，學不匡時；念天地之悠悠，唯有強顏歡笑，情鬱於中，而外貌矯爲樂觀。迹彼心情，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，則亦未也。

迄余行至黃浦，時約十句鐘，捫囊只有銅板九枚。心謂爲時夜矣，復何能至友人住宅。昔余羈異國，不能謀一宿，乃往驛路之待客室，吸烟待旦；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。余逕至一報館，訪某君。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，持管疾書，見余笑曰：『得毋謂我下筆千言，胸無一策者耶？』

余曰：『此不生問題者也。夜深吾無宿處，故來奉擾。』

某君曰：『甚善。吾有烟榻，請子先臥，吾畢此稿，卽來共子聚談。吾每日以「勳爵勳爵」，入閣

入關」諸名詞見累，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。」

余問曰：『子於何時就寢？』

某君曰：『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。子不知報館中人，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？』

余曰：『然則聽我去睡。明晨五六句鐘，適吾起時也。』

某君曰：『子自臥，吾自爲文。』余乃和衣而睡。

明晨，余更至一友人家。友人顧問余曰：『子冬衣猶未剪裁。何日返西湖去？』

余曰：『未定。』

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：『子取用之。』

余接金，卽至英界購一表，計七十圓。意離滬時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，亦達其情。贈購表後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，卽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。

翌日，接莊湜箋，約余速往。余旣至，莊湜卽牽余至臥室，細語余曰：『吾孀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；吾今殊難爲計，最好君亦暫寓舍間，共語晨夕。若吾一人獨居，彼必時來纏擾。彼日吾冷然對』

之，彼悵惘而歸，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孀也。」

余曰：『尊孀尙有何語？』

莊湜曰：『此消息得之侍婢，非吾孀見告者。』

余曰：『余一週之內，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，愧未能如子意也。』

莊湜曰：『使君住此一週亦佳；不然者，吾唯有逃之一法。』

余卽曰：『子逃向何處？』

莊湜曰：『吾已審思，如事迫者，吾唯有約靈

芳同往蘇州，或長江一帶商埠。」

余曰：「靈芳知子意否？」

莊滉曰：「病院一別，未嘗再見，故未告之。」

余曰：「善，余來陪子住，細細商量可也。子若貿然他遁，此下下策，余不爲子取也。」

余是日卽與莊滉同居；其叔嬸遇余，一切殷渥，余甚感之。

明日，蓮佩亦遷來南苑，所攜行李，甚簡單，似不久住也者。余見莊滉與蓮佩每相晤面，亦不作

他語，但莞爾示敬而已。有時見蓮佩竚立廳前，莊湜則避面而去，蓮佩故心知之，而無如何也。

一日天陰，氣候頗冷，余同莊湜閒談書齋中，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：『此燕小姐新製。囑饋公子并客。』

莊湜受之。侍婢去未移時，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，問起居。莊湜此時無少驚異，亦不表殷勤之貌，但曰：『多謝點心。請燕小姐坐近爐次，今日氣候甚寒也。』

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，乃斂裾坐於爐次，蓋服

西裝也。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，披其領角，束桃紅領帶，狀若垂巾；其短裙以墨綠色絲絨製之；着黑長襪，履十八世紀流行之鳥，乃玄色天鵝絨所製，尖處結桃紅 ribbon；不冠，但虛鬟其髮；兩耳飾鑽石作光，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。

余見莊湜危坐，不與之一言，余乃發言問曰：『燕小姐，嘗至歐美否？』

蓮佩低鬟應曰：『未也。吾意二三年後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。若美洲，吾不願往，且無史跡，可資憑睇；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，常

曰，「Two dollars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.」視吾國人，直如狗耳，吾又何顏往彼都哉？人謂美國物質文明，不知彼守財虜，正思利用物質文明，而使平民日趨於貧。故倡人道者有言曰：「使大地空氣而能買者，早爲彼輩吸收盡矣！」此語一何沉痛耶？」

言已，出素手加煤於爐中。莊湜乘間取書自閱。蓮佩加煤既已，遂辭余兩人，迴身斂裾而去。余語莊湜曰：「斯人恭讓溫良，好女子也。」莊湜愁歎不語。余乃易一新呂宋烟吸之，未及

其半，莊湜忽拋書語余曰：『此人於英法文學，俱能道其精義，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，五年有半，匪但容儀佳也。此人實爲我良師。吾深恨相逢太早，至反不願見之，嗟夫，命也。』

莊湜言時，含淚於眶。頃之，謂余曰：『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？其兄久無書至，吾正憂之。』

余曰：『可。』

遂同行。至巴子路，問其婢，始知靈芳母女，往崑山已數日，乃悵悵去之。比歸別業，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，探懷出一函，呈莊湜曰：『是靈芳』

姊手筆，告我云已至崑山，不日返也。」

翌日，天氣清明，飯罷，莊湜之婦命余等同遊。其別業舊有二車，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，成雙馬車。是日，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；余等既出，途中行人，莫不舉首驚望以，蓮佩天生麗質，有以惹之也。甫至南京路，日已傍午，余等乃息於春申樓，進午餐焉。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，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，靈芳亦見余等；但莊湜與蓮佩並語，未之見，余亦不以告之。餐罷，卽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，以蓮佩所用之物，俱購自西者肆。是

日，蓮佩倍覺欣歡，乃益增其媚。莊湜卽奉承嬌氏慈祥顏色，亦不云不樂。余卽類星軺隨員，故無所增減於胸中。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，贈莊湜一雙，贈余一雙；觀劇之雙眼鏡二，莊湜一，余一。諸事既畢，卽往徐園，而徐家匯，而梁園，而崔圃。遊興既闌，莊湜請於其嬌曰：『今夕不歸別業，可乎？』

其嬌曰：『不歸，固無不可，但旅館太不潔淨。』

莊湜曰：『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，頗有幽致。

如阿嬭願之，吾今夕當請阿嬭觀泰西歌劇。」

其嬭卽曰：「今夕聞歌，是大佳事，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爲我翻譯。」

莊滢曰：「善。」

嚮晚，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；至則泰西仕女雲集，蓋是夕所演，爲名劇也。蓮佩一一口譯之，清朗無異臺中人，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鍾。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，而蓮佩猶滔滔不息。忽一烏衣子弟登臺，怒視坐上人，以悽麗之音言曰：

『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, I neither know

nor wait, I know God's love, and that is not weak or mid.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; it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. Wh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 grove,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. and ~~drayed~~ and prayed: '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?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? No, child;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.』

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，莊湜之嬖問之曰：

『何以不譯？』

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鷄。

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，深爲感動。但莊湜之嬾，以爲優人作狎辭，卽亦不悅，遂命余等歸於旅邸。旣歸，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。

明日凌晨，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中。行久之，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，低首不語，似有倦態，梨窩微泛玫瑰之色。莊湜則面色轉白，但仍順步徐行。比至廊際，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，謂莊湜曰：『晨餐尙有一句半鐘，吾儕暫歇於此。』

子聽鳥聲乎？似云：將卒歲也。』

蓮佩聞余言，引領外盼，已而語莊湜曰：『汝觀郊外木葉，半已零墜，飛鳥且絕迹，雪景行將陳於吾人睫畔。』

且言且注視莊湜，奈莊湜一若罔聞，拈其表鍊，玩弄不已。

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，步經客室而去，余亦隨之往觀。已有二女一男，候此人於草地。余觀彼四人擊網球，技甚精妙，余返身欲呼莊湜，蓮佩同觀。豈料余至客室，則見莊湜猶癡坐梳花椅上目注

地氈，默不發言；蓮佩則偃身於莊湜之右，披髮垂於莊湜肩次，哆其脣櫻，睫間頗有淚痕，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，此絲巾已爲淚珠濕透。二人各知余至。蓮佩心中似謂：『吾今作是態者，雖上帝固應默許。吾鍾吾愛，無不可示人者。』而莊湜此時，心如冰雪。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，必非無因；顧蓮佩芳心不能諒之。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。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賦態，中心亦何嘗不碎；第每一思念「上帝臨汝，無二爾心」之句，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。

余問莊湜曰：「尊嬭睡醒未？」

莊湜微曰：「吾今往謁阿嬭。」

遂藉端而去。

蓮佩卽起離椅，就鏡臺中理其髮，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靨。余心中甚爲蓮佩淒惻，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。

迄余等返江灣，莊湜頻頻歎喟，復時時細詰侍婢。是夕余至書齋覓書，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，余卽坐其身畔，正欲覓辭慰之。莊湜悽聲語余曰：

『靈芳之玉簪碎矣！』

余不覺驚曰：『何時碎之？何人碎之？』

莊湜曰，『吾俱不知。吾歸時卽枕下取觀，始知之。』

莊湜言已，嗚咽不勝。

適其時蓮佩亦至，立莊湜之前問曰：『君何謂而哭也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？幸相告也。』

皆問不一答。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，遂亦卽坐莊湜身畔掩面而哭。久之，侍婢扶蓮佩歸臥室。余見莊湜戰慄不已，知其病重矣，卽勸之安寢。

明晨，余復看莊湜，莊湜見余，如不復識，但注目直視，默不一言。余卽時請謁其叔，語以莊湜病症頗危；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，冀有以助莊湜于毫末。

其叔怒曰：『此人不聽吾言，狂悖已甚。煩汝語彼：吾已碎其玉簪矣。此人年少任情，不知：「衛女不貞，衛士不信」，古有明訓耶？』

言已，就案草一方交余曰：『據此人病狀，乃肝經受邪之證。用人參，白芍，半夏，各三錢；南星，黃連，各二錢；陳皮，甘草，白芥子，各一

錢；水煎服，兩三劑則癒。煩爲我照料一切。」言時浩歎不置。

余接方嗒然而退，招侍婢往藥局配方，侍婢低聲語余曰：『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，事甚怪。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。』

余卽問曰：『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？』

侍婢曰：『吾今早始見之，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。』

余曰：『萬勿告公子。汝速去取藥。』

及余返莊湜臥內，莊湜面發紫色，其脣已白，

雙目。余面不轉。

余問：『安否？』

累問，莊湜都如不聞。余靜坐室中，待侍婢歸。莊湜忽而搖首歎息，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，然余心料無人語彼，何由知之。忽侍婢歸以藥付余，復以一信呈莊湜，莊湜觀信既已，卽以授余，面色復變而爲青。余側身撫其肩；莊湜此時，略下其淚，然甚稀疏。余知此乃靈芳手筆，顧今無暇閱之。更遲半句鐘，侍婢將湯藥而進，莊湜徐徐服之，然後靜臥。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，覽之。信

目：——

湜君足下：

病院相晤之後，銀河一角，咫尺天涯。每思隆情盛意，卽亦點首太息而已。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。前日趨叩高齋，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。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；昔日遺簪，乃妾請於令叔碎之，用踐前言者也。今茲玉簪既碎，而吾初心易矣。望君勿戀戀細弱，須一意憐愛蓮姑。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，有如皦

日。復望君順承令叔孀之命，以享家庭團圓之樂，則薄命之人，亦堪告慰。嗟乎！但願訂姻緣於再世，盡燕婉於來生，自茲訣別，夫復何言？靈芳再拜。

余觀竟：一歎莊湜一生好事，已成逝水；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，而靈芳此後情境，余不暇計及之矣。莊湜忽醒而吐，余重複搓其背。莊湜吐已，語余曰：『靈芳絕我，我固諒之，蓋深知其心也。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，然而……』

言至此，咽氣不復成聲。余卽扶之而臥，直至晚上，都不作一言。（參）余囑侍婢好好看視，冀其明日神識清爽，卽可仍圖歡聚。余遂離其病榻，歸寢室。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，亦唯有靜坐吸煙，聯吸十餘枝，始解衣而睡，出新表視之，不覺一句半鐘。余甫合眼，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；望之，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，而啓余曰：『公子氣斷矣！』

余急起趨至其室，按莊湜之體，冷如冰霜。少間，其叔孀俱至。其叔捨太息之外，無他言，唯其

嬌垂顫聲撫莊湜曰：『汝真不解事，累我至此田地。』言已復哭。

天明，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，出新表典押，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。余既典得四十金，卽出，乃遇一女子，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；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，遂問之曰：『靈姑安否？』女含淚不答。余知不佳。

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：『姑娘前夕已自縊，恫哉！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，故主母命我來此耳。』

余聞此語，傷心之處，不啻莊湜親聞之也。

遲三日，爲莊湜出葬之日，來相送者，則其遠親一人，同學一人，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，而殞其天年也。既安葬于衆妙山莊，余出厚資給守山者，令其時購鮮花，種於墳前；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。今茲莊湜，靈芳，蓮佩之情緣既了，彼三人者，或一日有相見之期，然而難也！

序後記簪碎

余

恆覺人間世，凡一事發生，無論善惡，必

有其發生之理由；況爲數見不鮮之事，其理由必更充足，無論善惡，均不當謂其不應該發生也。食色性也，況夫終身配偶，篤愛之情耶？人類未出黑暗野蠻時代，個人意志之自由，迫壓於社會惡習者又何僅此？而此則其最痛切者。古今

中外之說部，多爲此而說也。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，秋桐造雙桺記，都是說明此義，余皆敍之。今曼殊造碎簪記，復命余敍，余復作如是觀，不審吾友笑余穿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？

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獨秀敍。

曼殊小說 C

非
夢
記

時希聖編

非夢記

吾

邑汪玄度，老畫師也，其人正直，爲里

黨所推。妻早亡，贖二女，長曰薇香，次曰芸香，均國色。玄度自教二女繪事。有燕生名海琴者，其父與玄度世交，因遣之從玄度學。旣三年，頗得雲林之致，而生孜孜若無能也。玄度愛生已已子，欲以薇香妻之，生之父母，俱皆當

意。生行年十二，遭母喪，父挈之博遊西樵。逾年歸，將爲生行訂婚之禮，不料以消渴疾卒，生惟依其婦劉氏。後三年，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，劉意殊不屬，乃婉言曰：『待之，待之，更三年議此，未遲也。』

一日，劉假無心之詞，問生曰：『汝愛薇香否？』

生視地不答。

劉曰：『薇香好女子也；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，恐不利於汝，故爲汝辭之耳。』

生愈不語。

過四日，生得沉疾，劉百問不一答。劉心知其理，耳語之曰：『我有甥女鳳嫻，與薇香不上下，定爲汝娶之，勿戚也。薇香但善畫，須知畫者，寒不可衣，饑不可食；豈如鳳嫻家累千金，門當戶對者耶？』

生不語如故。

又過五日，生病稍痊，劉大悅，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。詰朝，生徐行至燕處之室，甫入，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話。女突見生，卽起立欲避，

生凝矚不轉。劉見生，慰問倍切，忽而微哂，引女郎之手，卽問生曰：『昨日點心美乎？』

生曰：『厥製滋佳。』因問所自來。

劉向女郎言曰：『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，彼病新瘥，食量必倍於汝。』

此時女郎紅上梨窩，生肅然欲退，劉止之，笑曰：『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，何也？旣啖人家點心，不當道謝耶？』

生如言，與女郎爲禮，女亦筦爾，盈盈下拜，此覲面之始也。亭午，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，生

亦欣然相受。抵暮，生患又發，體中溫度，逾四十。第二日，人略清爽，復見女郎輒步溫香，捧藥而進。自是殷勤調護，彼此默不一言。

一夕，生目稍瞑，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，加諸鼻端聞之，復傾首以唇櫻微微親之生顫。迄生張目而視，則女郎悄立於燈畔，著雪白輕紗衫，靡顏膩理。二人眼光頻頻相對，生中心愈覺搖搖，久之，微啓女郎曰：『阿姊恠矣。』又曰：『何事見教？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。』

女低鬟不應。有間，生再問曰：『嬌娘安睡

未？」

女又不然應；見生發問，若欣欣然有喜色，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，迴身而去。

厥後，生久不覩女郎，乃私叩阿娟曰：「前日女郎何人也？」

阿娟笑而不答。他日又問，附耳曰：「汪家薇香，公子認得未？」

旣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，吾雖在病中，豈容爲我侍側；矧以香盒見貽，於禮尤悖。生不見薇香七稔，然幼小之時，知其腰纖細，髮茂密，及其雙

窩動處，今日尙歷歷憶之。繼而更設一想，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，非真薇香，殆阿娟給我耳。執盒細瞻之，異常精好，凝香如故，則又明明非夢。使阿娟之言屬實，何以容髮並不符協？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。綜之，此女郎非薇香，卽鳳嫺。非鳳嫺，卽薇香，舍此二人，嬌娘決無遣看病榻之理。由是往復推勘，如入魔不醒，忽而急起呼曰：『阿娟，汝趣告主母，公子非薇香，卽畢生不娶也。』數日，生似愈而非愈，劉復慰曰：『汝須自甯其神，明春爲汝娶薇香也。』

生自此日，爲狀微適。有僧名遣凡者，與生素舊，微窺其情，隨時示以般若意旨，令自開悟；而生執於滯情，疑信參半。

破夏，遣凡約生赴鼎湖，居報恩寺四十餘日，病仍弗瘳。一日，生泛舟過一橋，有二女行釣水邊，微風動裾，風致乃如仙人。生審覘之，的與垂髫時無參差，正薇香姊妹也；心躍然動不已，知阿娟之言果妄。旣歸，訪之小沙彌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。明日，晨齋畢，生謁玄度。玄度纈衣垢面，而神宇高古，方伏案作畫，畫松下一老僧，獨

坐彈琴。一鶴飛下。既竟，命生爲題之，生接筆構思，少選，書一絕句曰：

海天空闊九皋深，

飛下松陰聽鼓琴；

明日飄然又何處？

白雲與爾共無心。

玄度自撚其鬚曰：『字跡類女子，然小詩可誦也？』已而告生曰：『吾來已兩月，一二日須返里，爲先人修墓。汝輭弱，於此靜養爲宜，吾事畢卽來看汝。』

生聞言，戚然改容，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，遂辭其師出門。惘惘路上，過韋媼迎面言曰：

「久未見公子，公子面容瘦削，何也？我正有無窮之言，宜加質問，公子許我乎？」

生心滋異，迴憶媼是薇香嫺母，慈祥之人也，

恭謹答曰：「惟媼之命。」

媼第一問曰：「頗聞人言，公子已定婚，其人麗且富也，非歟？」

生曰：「未之前聞。」

第二問曰：「公子髫齡時，與薇香甚相親愛，今公子憶念之乎？」

生曰：「深憶之。」

第三問曰：『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？』

生曰：『有，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。』

第四問曰：『今猶在否？』

生曰：『珍藏之。』

最後第五問曰：『公子愛花釵，抑愛表妹之香

盒耶？』

生始聳然不能爲辭，相顧良久，反問媼曰：

『媼那由知香盒事？』

媼不答，卽正色言曰：『薇香傾心向公子以

來，匪日不思公子，密告我曰，『不偶公子，不如

無生。」「我深念薇香雖貧，公子夙稱風義，固如是負一女子耶？」

生從容答曰：「我心亦如薇香，此事稟父母之命，我實誓此心，天下女子，非薇香不娶也。」遂將得病受盒諸事，一一白媼，媼始省劉之用心，並非公子忘懷。

生瀕行曰：「上帝在天，矢死不移吾志。」

媼曰：「佳哉，公子之言也。公子珍重千萬，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，望公子勿泄於人。」

生歸寺中，日思日懼，知劉果無意於薇香。

一日，閑步至山門，見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，知清秋亦垂盡矣。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，遣凡勉之曰：『子有夙慧，我深信之，毋近淖約，自不沈煩惱之海，子其念之。』

生抵家，日伺韋媼之踐其前約，忽而阿娟趨至，瞪目謂生曰：『公子且登樓，有事相告。』

生果從之登樓，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，遙指澤邊言曰：『公子諦視之，勿誤也。』

生引鏡臨眺，遠遠一女子，倚風獨盼，審視，赫然薇香也。俄一男子步近其前，生覺手足酥軟，

墜鏡於地。阿娟扶之下樓，生幾半日不動。

阿娟乘間曰：『言之，或勿訝耶？吾見此狀，不一次矣。以公子不在家，未卽進言於公子。前時公子見問，侍湯藥者何人，以吾爲薇香，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。表妹幽閑貞靜，愛公子罔有悛心，薇香之爲人，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。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，非若人不娶，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？或公平未知其人底細。主母時亦有言，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；然而婚姻事大，旣微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？主母故遣表

妹一見公子，以試公子懷抱，奈何公子不察，口口聲聲，謂非薇香不要。至於苦病連綿，今公子自思，豈可以金玉之質，爲銜女摧折，其愁真不值薇香之一笑。公子誠能自淨其心，一依主母之命，則吾亦藉公子洪福，承迎公子，終身享有齊眉之樂。願公子審思之。」

阿娟言畢，生注目視几上書篋，默不一語。

明日，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，而告生曰：「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。」言已遂行。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：「表兄，玉體少安耶？」

生應曰：「敬謝表妹。」

二人寂然而立，空庭落葉，二人一一聽之。鳳嫺覘生睫間似有淚痕，婉慰之曰：「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。」

言已乃出。既而稍停趾，似待生發言，生果有言曰：「請表妹得閒來坐。」

鳳嫺既去，生復悄然自念；移時卽啓書篋，出花釵，以帨拭淚，然後裹之，呼阿娟告曰：「爲我敬還薇姑，言公子家法嚴，不容久藏此物也。」

一日，淡雲微雨，鳳嫺獨至生室，助生理浴

衣。壁上有鏡，鳳嫺對鏡而坐，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，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，獨有神悟。蓋鳳嫺生長蘇州，好纖纖而談蘇州之事，間以昵辭，生但唯唯。繼而坐于生側，卷其指纖央生曰：『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？』

生猜之不中。鳳嫺微笑，執生之手，自脫珊瑚戒指，爲生着之；遂以靨親生脣際，欲言而止者再，乃囁嚅言曰：『地老天荒，吾愛無極。』言已，竟以軟玉溫香之身，寘生懷裏。

生自還釵之後，心緒悽愴，甚於亡國。鳳嫺備

悉其事，故沾沾自喜，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，徐徐輸以情款，卽垂手而得。劉卽時時引生，同鳳嫺遊履苑中，生益憮然，覺天下無一事一物，能令其心生喜悅者。猛憶遺凡平昔所言，款款近情，殊非虛妄。作計既定，卽託病，辭劉重往鼎湖。

劉不知生，絕意人世，頻使鳳嫺傳問，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嫺；而鳳嫺濃情蜜意，日益加切。

一日，大霧迷漫，生晨起引目望海，海沉沉無聲。久之，亦似沈吟語曰：『世人夢中，悠然自得真趣；若在日間，海闊天空，都無意味也。』

生正在垂眉閉眼，適其時微聞足音，憬然迴顧，則鳳嫻，阿娟同至。生延坐曰：『謝表妹遠道臨存。』

鳳嫻曰：『我來求教，何言謝也。』忽而愕視生曰：『表兄胡爲顏色猝變？寺中風露侵人，表兄今日同吾歸乎？』

生乃凝思曰：『表妹勿爲吾憂，吾山居樂也。』

阿娟將荔支進生，鳳嫻爲生擘之，此時各有心緒，脈脈不宣。阿娟旣退，鳳嫻含笑問曰：『有人

咏荔支壳云，「莫道紅顏多薄命，昨宵曾抱玉郎來」二語工乎？」

生似有所念，已乃漫應曰：「工。」

鳳嫻方欲再言，生頗踖蹐；時見天際鴈羣，忽而中斷，至於遙遙不見，遂對鳳嫻脫口言曰：「累勞玉趾，良用歉仄。既承垂愛，今有至言相告。吾多病殆不能歸家，卽於寺中長蔬拜佛，一報父母養育之恩，一修來生之果。幸表妹爲白孀娘，請孀娘哀恕之。」

鳳嫻聞言，蘊淚於睫，視生曰：「表兄，此言

何謂？吾豈敢傳於尊嫜。須知吾身未分明，萬一尊嫜聞此言，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，則吾與表兄，無相見之日；表兄彬彬溫藹之人，豈忍之乎？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，顧其人弗端，人皆知之，表兄甯無所聞？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，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。嗟夫，表兄傾聽之；海潮漸漸，是吾瘞身處也！』言訖，嗚咽不已。

此時情網彌天而下，生莫知所可；又見鳳嫺已清瘦可憐，竟以手扶鳳嫺，恍然凝思，旣而變其詞曰：『表妹旣知吾言爲有因，則必宥其離世之志。

表妹高義干雲，吾豈無感。紉在心？適所言肆甚，須知吾心房已碎，不知爲計，還望表妹憐而恕我。表妹慎勿哭，人且來。」

鳳嫻卽曰：「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。」

生歔歔答曰：「自今以去，常接表妹歡笑，不得謂非上蒼垂愍。」

鳳嫻此時，如石去心，復露其柔媚之態，抱生，以已頰假生之頰，已而力加親吻，遂與生別。生一夕聞僧言，玄度重來寶幢養疴；攜燈參謁，則玄度病頗沈頓，二女并侍榻側。微香見生

入，卽避座而去，芸香垂其雙睫，似不欲視生也者。玄度視生，乃無一言。時方雨甚，韋媼堅留生宿隔院；夜已深沉，媼持燭來視，亦甚致禮敬，已而突詰生曰：『公子前此使阿娟期薇香於澤畔，公子乃忽爽其約，而遣他人替代，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，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？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，阿娟答言，公子已外出，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？薇香初意，本不欲出，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，力加勸勉，始毅然赴命耳。』

生聞言心爲一震，卽倉皇答曰：『此何日事，

吾未嘗有是約也。」

媼思之，復曰：『是亦不能無問，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娟者耶？』

生曰：『花釵固吾親交阿娟，令返薇香。』

媼曰：『意何在也？』

生曰：『此語何能答，亦不須問。今實告吾媼。吾此來鼎湖，不久當祝髮爲僧……』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，乃逆吞其淚，顫聲曰：『請媼語吾親愛之人，釵去而寸心存也。』

媼此時愀屢作色曰：『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

者，相抱而泣，沙彌共見之，此曷爲而然者耶？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，吾今然後知公子矣。』

媼與生對答時，薇香潛立戶外，一一俱聞之。既返，踞椅於邑，抽刀遽欲自剄，聞其父呻楚聲，則又自止，若是者三。頃之，與芸香共寢，芸香言相生儀表，決非負心之人。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，猶有藕斷絲連之意，又思答媼之第一語，中心油然而暗喜，意必有人誑生；則他時二人親證，自能迴復其心。

是夜雨滴不止，生亦不能成寐，思媼之言，實

出至誠。知前時所見，實薇香見給於人；愈思則愈見薇香淑質貞亮，決其人無他遇。天明，將還釵本末陳露於媼，深自引咎，乃歸寺汲汲無歡。

無何，玄度病卒，生出資營葬於寶幢，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，生亦以劉命催歸。歸時已不見鳳嫺，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，阿娟忐忑曰：『不敢，旣不許吾爲知言，公子當後識耳。』

越日，劉謂生曰：『汝終日容色不悅，何也？汝須自珍重，月內我爲汝定鳳嫺爲婦，臘月涓吉成禮，百年之好，吾爲汝慶。汝前謂非薇香不娶，此

汝年鬢尙輕，不曉世事。薇香德素何如，今姑勿論；使其人卓然貞曰，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，人且藐吾家世。我仔細迴環，所以必爲汝娶鳳嫺者，門戶計耳，非我故爲猜薄薇香。鳳嫺亦婉惠可愛，何悖於汝？今汝須靜聽吾言，勿爲他人所惑，此男兒立身之道也。」

生跪劉之前，力爭曰：『我負薇香，獨謂義何？』

劉怒曰：『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，視我之言爲寢辭耶？』

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，時日西夕，生往敏薇香之門；韋媼肅生入，生告之故。媼令薇香庭迎。是夕，月寒霜冷，生肢體戰動，無以致辭。忽進抱薇香於懷，兩人胸際沉浮呼吸，息息皆聞。

良久，薇香迴其含頰之面，就生微歎曰：『君既迫於家庭之命，則吾又豈容違越？願自保愛，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。吾銜恩戀德，以至於今者，以君或能娶我耳。不謂天心已定，何必更言？今茲猶得接君眉宇，於吾福命已足，復何憾也。』

言已，伫然以其葱纖，輕推生手，辭生而入，

不欲以淚眼向生也。生惶懼而還，不知所以。

翌晨，生忽不見蹤跡，三日並無音耗。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，官乃刑鞠薇香，薇香無言，遂押薇香於女牢，生不知也。薇香顏色憔悴，不可復言，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，甘也。生辭家行至虎山，盈眸寂樂，乃爲僧數十晨夕，憶薇香不已；請一村嫗，潛修音問。芸香得書，辭甚瑰麗。芸香不敢泄其事，便同韋嫗尋生，欲生歸，一白其姊之冤。二人至欽州，值江上盜賊蠭起，劫芸香以去。嫗望門乞食，薇香不知也。

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，求生之畫，累年不得，厥心違怨。偶遊虎山，忽見生，卽歸具稟有司，謂生與石劍儒同黨，今潛迹沙門，恐有犯上之事。時巡撫某公，素知生名，因親往寺中，與生閑談，甚敬愛之。臨行，密以實情告生，令卽去。及生離山，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。

生窮寒路次，由是變易姓名，粥畫爲生。兩閱月至烟村，地去大良十數里，有老八見生行步容色可憐，款生於別館。生一夕獨坐凝思，冀伊人之入夢也。忽見鳳嫺竊步入室，容髮如舊，生驚愕欲

絕。鳳嫻審視生，滅燈同坐，微微太息，然後低聲言曰：『表兄勿駭。老人吾祖也，今晨聞婢輩談客窈窕無雙，又見手筆，知是表兄。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，未審何因？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，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？』

生默坐不應，鳳嫻雙手攬生，淒然下泣曰：

『吾愧汝念汝，情何極也。』

已而生依所教，作書慰劉，將避地大良；鳳嫻爲生備貲甚豐，將新製鳳生之綬，親爲生束之。黎旦，生別鳳嫻，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，止於波羅

寺。寺爲明時舊構，風景大佳，生飲水讀書，狷行自喜，人間幻景，乙乙付之淡忘。僧衆尊敬之。

明年秋，有女眷遊息於寺；生瞥見一青衣，面容動靜，酷肖芸香，殷勤瞻矚，問其名居，不告。明晨，生於窗上得芸香手簡，始知薇香繫獄，媼流落無方，生魂膽俱喪；東裝歸家，鳳嫺已俟生久矣。劉請釋薇香，薇香出獄，自歸屋中，空無一人。生投書薇香，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，薇香披文下涕，輒思自裁。又恐貽生母子之忤，遂寄食於鄰媼，爲人繡花朵以自度，矢志不嫁人；或勸薇

香，薇香不聽也。

忽一夕，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，以傷切聲之言曰：『父母雙亡，亦有何樂？』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？』

薇香俯首低聲曰：『知之。』

生曰：『善，吾愛汝心神俱切，願運與人忤，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。今茲汝我前事，都不必提；惟吾兩人後此之心，當如何得其歸宿，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。』

薇香再三歎息，乃謹容答曰：『人生爲淚，死

爲魂耳。吾前此不曾謂君，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樂乎？」

生曰：『然！事勢至是，婉戀之情當卽斷絕。然而天地綿綿；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，亦有以教我作人不？』

薇香曰：『此言何爲至於我哉？女子不嫁，尋常事耳。』

生反覆與言，終無動志，乃跪薇香之前，言曰：『汝不嫁人，我亦終吾身不娶。嬌娘如見偏者，有死而已。』

薇香扶生於懷，言曰：『是何言耶？君殊亦未爲吾計也。須知吾之處境，實不同君，君如學我，是促吾命耳。君果愛我者，舍處順而外，無第二義。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，承順尊嬭，一不辜尊嬭之恩，二不負鳳嫺之義。吾今生雖不屬君，但得見君享團圓福，則所以慰我者，不已多乎？』言至此，以指示生曰：『有人。』

生迴望，則鳳嫺矗立於後，目光如何，生不能見，但聞鳳嫺微微一歎曰：『彼何人者？』

生枯立如石人，鳳嫺卽曰：『嚮也阿娟謂此女

眼色媚人，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。」

生復迴視，知薇香已去，因歎曰：「賢哉薇香乎！」

鳳嫺卽曰：「此言良信，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？」

生仰天而噓，少間，問鳳嫺曰：「其言一一諦聽否？」

鳳嫺但凝睇而不答；須臾，以臉伏生胸次，言曰：「表兄愛之，固其宜矣；獨弗體尊嬭之心，而云終身不娶。抑以我不肖，弗屑締盟耶？」

言時，嬌泣不止，生知不必更語，爲扶將曰歸。

明日，生接薇香書，書僅數言，生不食而泣，三詣薇香，終不復見。劉與鳳嫻極力慰解，會遣凡來訪，劉便使生經營行裝，與遣凡重遊大良，冀遣凡有以收束其心。

一日，途中見兩麗人，騎細馬而來。其前一人，顧盼不捨，其後一人，微微以目示意，令生相隨。生知是芸香，心驟喜，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，足不覺隨其後而步。俄至一巨閭，邑邑徘徊，至日

落，忽見韋媼出，漫向生曰：『公子佳乎？』且言在欽州遇盜，與芸香分散，月前乞食經此，託天之庇，復得與芸香相會。芸香自遭劫後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，今卽此家女公子侍兒也。

生問薇香安居？媼聞言恨且歎曰：『尊嬪真不諒人！』遂執生手，歎喟頻頻。

生戰慄曰：『媼語我，薇香安在？』

媼終不答一言，生趨而返。明日，曉鐘未發，不辭遣凡而去。生與薇香慕戀事，遣凡微有所聞。爾日，徧覓生不得，卽馳至生家；生亦未返，乃呼

阿娟細詰其事，阿娟略述之。

遣凡曰：『薇香今在何許？』

阿娟云：『薇香自作書給公子，謂初心已易，即日如大良，囑公子無庸懷顧。凶徵即兆於彼夕也。』

遣凡曰：『然則薇香死矣，汝親見其死狀否？』

阿娟云：『韋媼語我，有得素鳥於江側者，薇香遺物也；兼囑勿言於公子。』

遣凡沉思曰：『公子歸來，汝誠勿以此告

之。」

爾詩鳳嫺在旁，泣詢生歸期，遣凡徐曰：『以我思之，或有相見之日。』

其後年春，遣凡行次五指山，遇一執役僧，卽生也，見遣凡不談往事。逾數月，遣凡見生山居甯謐，遂卷單而別。

輯錄小說大觀



曼殊小叢書總目

曼殊軼事
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曼殊詩文
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斷鴻零雁記

.....

一冊定價六角

天涯紅淚記

.....

絳紗記
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焚劍記

.....

碎簪記

.....

非夢記
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曼殊筆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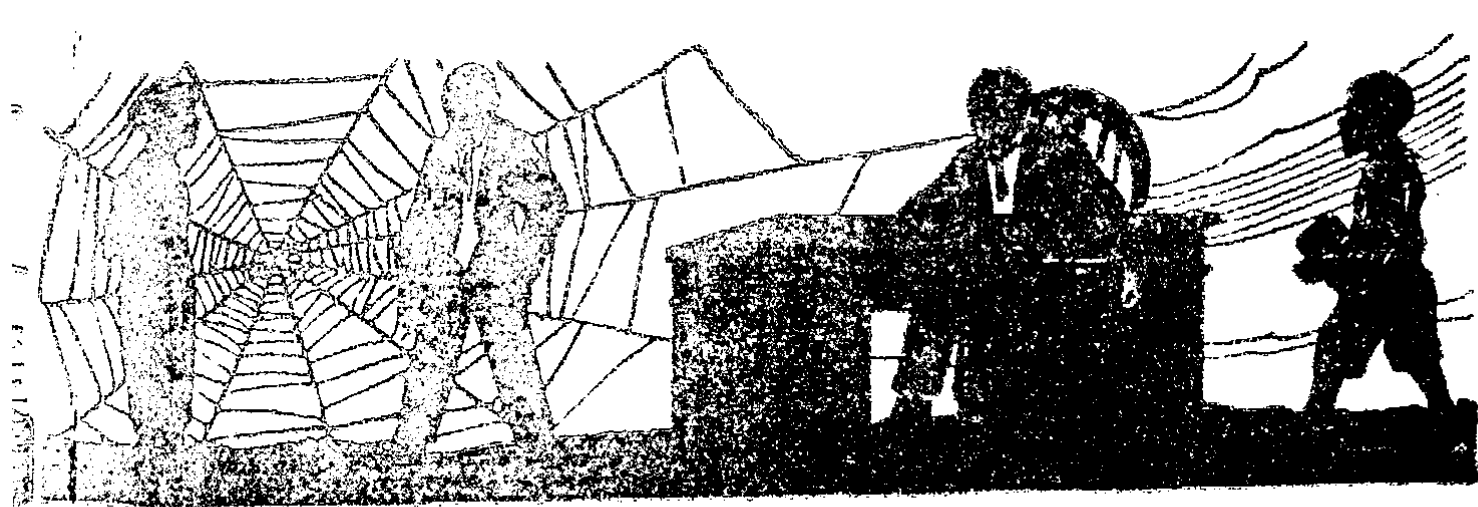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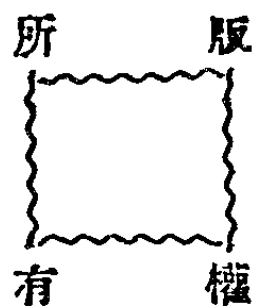
曼殊手札

.....

一冊定價四角







曼殊小叢書之三

曼殊小說 C

碎簪記 非夢記

一冊定價四角

編輯者 時希聖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
上海棋盤街

一九二九年七月出版

.18
1 2):3